

谢觉哉诗词中的革命风范

□ 刘建军

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是历经辛亥革命、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建设的革命老人，有着波澜壮阔的革命人生。“为党献身常汲汲，与民谋利更孜孜”是延安时期人们对他的评价，也是谢觉哉革命一生最真实的写照。在繁忙的革命工作之余，谢觉哉写下了大量诗篇。董必武称赞他：“传家绝业诗千首，报国多方笔一枝。”林伯渠也赞誉他：“清词如海复如潮，健笔春秋百万刀。”他的诗，是他漫长多彩革命生涯的真实记录，是他对党对人民一片丹心的真切表露。

为党献身常汲汲

谢觉哉 1884 年出生于湖南宁乡，自幼勤于读书，1905 年，考中秀才。经历和目睹了国家积贫积弱、人民苦难深重的现实后，谢觉哉无心科举，决意“从旧的壳里钻出来”，前往长沙寻求革命道路。1921 年，经何叔衡、毛泽东介绍，谢觉哉加入新民学会。1925 年，经何叔衡、姜梦周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谢觉哉的革命意志非常坚定，当时便立下了“革命前途未可知，我已以身许党”的决心。大革命失败后，谢觉哉没有消沉，而是在信仰上更加坚定。在离长沙去汉口前夕，他为悼唁病逝的堂弟，写下一首挽联：“性命等于小埃尘，频年苦里愁中，剩下皮囊归黄土；世界若无大改革，自此生来死去，有何趣味在人间。”表达他立志改造社会的坚定信念。1927 年冬到上海工作后，他以诗代信，写给家人：“别友离乡更国忧，年来事事上心头。……家乡有问音书查，沧海萦怀涕泗流。双鬓渐皓心未已，不堪四十五春秋。”表达了忧国忧民的情怀。

1931 年秋，谢觉哉被派赴湘鄂西苏区工作，1932 年 9 月 21 日被俘。被俘后，他以为必死，自念没有走错路，革命一定会成功，所以从容面对，心情平静。后经地下党组织营救，他才于 1932 年 12 月 31 日脱险抵达上海。回顾这段时间的遭遇，谢觉哉在黄浦江畔写下了《自洪湖脱险抵上海作》一诗：“百日难已过，百日后如何？黄浦翻寒浪，洪湖惜逝波。热血漫天洒，愁云匝地峨。此心犹耿耿，未惜鬓毛皤。”表达了对国民党反动派气势猖獗的愤怒和对洪湖苏区失陷的痛惜心情，更表达了为党献身的坚强决心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1946 年 3 月，谢觉哉回忆起被俘一事，写下“成仁取义安闲甚，十四年前一瞬间”的诗句，表现了当年置生死于度外的豪迈气概。

谢觉哉从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离开家乡湖南，到 1937 年已经 10 年。1937 年春，他以诗代信告诉家人：“取义希往哲，随波随时英。……别离何足惜，贵不负初衷。国破家宁在，貌衰心尚向。”简洁凝练的诗句中，抒发了爱国和革命到底的情怀。

此外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有《抗日战争胜利》《送别前方诸同志》等多首诗都表达了他对党忠诚，为革命事业奋斗不止的精神。

与民谋利更孜孜

1949 年 10 月，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部长。他孜孜不倦，一心为民谋利。1950 年 1 月 21 日，在给

长子廉伯和次子子谷的信中，谢觉哉写道：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注：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信中赋诗：“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伯。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他把自己比作从前的长工周老伯，就是要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

1959 年 4 月，70 多岁高龄的谢觉哉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法院工作涉及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他把工作看得高于一切，经常忙碌到无法正常休息。当时有人担忧谢老身体劳累，劝他说年岁大了，法院的工作就挂个名算了。谢觉哉深知自己担负的是党和人民的信任与重托，他以“‘挂名’和‘务实’”为题写下一首诗，诗中言“名是实之宾，无实何能名？名在职斯在，失职责不轻”。他以鞠躬尽瘁的工作，实践了他对党和人民的誓言。

1962 年 1 月，谢觉哉到湖南长沙调研，有人去看他，被警卫人员所拒。他事后得知，极为感慨，写下《在长沙》，诗中言：“政情民隐应常通，咫尺间如隔一城。安得浮云都扫尽，长安星远若门庭”，表达了要扫尽官僚主义的态度。谢觉哉常说，新社会的“官”，是人民的公仆，不应有官气。他始终把自己看成是群众中的一员，很重视与群众的联系。

谢觉哉反复强调提高办案质量，“把案子办得更准确、更细致、更踏实，做到不纵、不宽、不漏、不错”。1963 年 4 月，谢觉哉在浙江考察工作时，看了越剧《胭脂》，认为这出戏对做审判工作的人很有启发意义，便写了一首诗给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念之忽差毫厘，毫厘之差谬千里。胭脂一剧胜神针，启智纠偏观者喜。”他始终强调法院工作一定要对人民负责。

毕生自修无尽期

谢觉哉一生好学深思，谦虚谨慎。董必武称赞他“流年算已周花甲，好学深思老不疲”。

谢觉哉走上革命道路时年龄稍长，入党时，已过了 40 岁。他在回忆参加革命道路时说：“照例，人过四十，是走下坡路了，家庭、儿女、生活的牵连，锐气的渐降，不易再急进，就是以前急进的也不少逐渐后退。然而我不同，……我就是这样于四十岁以后踏进了一条伟大而又艰险的革命大路，且似乎有准备地踏进了这条路。”尽管年龄大、身体弱，谢觉哉在革命工作中始终严格要求自己，不断学习理论、不断锤炼党性，无论是在艰苦的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国事繁忙的建设年代，数十年如一日。

谢觉哉胸怀坦荡，严于律己。对于自己的革命生涯，他认为“毕生自修无尽期”“生平所为皆可对人行”。1943 年谢觉哉虚岁 60，元旦这天，他口占一诗：“曾过两万日，欣逢六十春……事已年旧，行须日日新。重生今打算，未惜鬓毛陈。”从这年 1 月开始，他接连写了 10 篇反省回忆，“好的坏的，和盘托出”。同年 5 月 1 日，他写了一篇《六十自讼》，说：行年五十，当知四十九年之非。那么行年六十，也应该设法弥补五十九年以前的缺点，能够对党有较多的贡献。文章还用这样的诗句作为“自讼”的奋斗目标：“未肯容颜老，犹争意象鲜……不羨松乔寿，重研马列篇……待补当年阙，还过日六千。”

谢觉哉认为加强自身修养，不是件易事，既要有集中学习“紧火煮”，也要有长时期的思想上教育与行动上实践的“慢火蒸”。他在《拂拭与蒸煮》一文中用诗来阐发自己参加整风学习的心得：“紧火煮来慢火蒸，煮蒸都要功夫深。不要捱着避火诀，学孙悟空上蒸笼。西餐牛排也不好，外面焦了内夹生。煮是暂兮蒸要久，纯青炉火十二分。”

1945 年 11 月，谢觉哉写下一首诗：“客观研究每嫌少，成见破除尚自深。何物挡君前进路，最难二字是虚心。”他认为，一知半解的人，多不谦虚；见多识广有本领的人一定谦虚。谢觉哉为党和人民事业作出了很多贡献，但他始终认为自己贡献微小，为没有出色的建树而惭愧。1948 年 3 月 28 日夜晚，谢觉哉写下这样的诗句：“要将涓滴献，助彼海天波。”表示要把个人微薄的力量贡献给伟大的革命事业。这些诗文充分体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勤勤恳恳、不断学习、不断奉献的革命风范。

红色记忆

昆玉河畔聚星火

□ 靳凤林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在春夏之交，这里的樱花园最是引人环顾，樱花虽然没有冬梅的傲霜斗雪，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没有夏莲的清丽出尘，但却有她独具的令人陶醉的妖娆与芬芳。樱花园里大片樱花树上开满了粉红的樱花，她们不浓不淡，略带几分娇柔，看上去格外妩媚娇艳，总是让人眼前一亮。再走向树前仔细端详，每一朵樱花都由五个花瓣构成，有的是纯白色，有的白里透粉，花心里有十几到二十几根数量不等的黄色花蕊，黄色花蕊中央还有一根绿色的细小小花蕊。花下的绿叶

像绿宝石做的托盘，而樱花像羊脂玉做的小碗，绿黄色花蕊恰似镶嵌在中心的宝石。看一朵樱花有独特之美，看一树樱花有绽放之美，这大片开满枝头的樱花林烂漫似漫天朝霞。

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南校区的花园中，建有一个由罗马石柱和大型铁架支撑的拱形紫藤长廊。两排罗马柱共 50 根，整齐对应地排列着，每个柱子都由柱础、柱身、柱头三部分构成，其中柱础用灰色仿大理石材料磨制而成，看上去坚实厚重，给人以稳定可靠之感。柱身是米黄色光面，看上去珠圆玉润，冰肌玉骨，显得明朗大气。柱头自下而上由三个直径不等的石环构成，层层升高，顶部支撑着高高的拱形支架。拱形支架上缠绕着的紫藤粗细不等，粗的枝干如龙盘虎踞，交叉错杂，细的枝条如蛇身缠绕，千回百转。春夏之交，长廊上的紫藤花爬满支架，从枝条上一串串挂下来，像满架的葡萄，紫藤花的颜色由下往上越来越浅，底部是紫红色，花瓣紫中带蓝，中间有嫩黄色的花蕊。一阵风吹来，一串串珠帘一般的紫藤花，就会像风铃一样左右摆动。满架的紫藤花散发着浓郁的清香，为人们送上缕缕芬芳，经常引来蜜蜂在花丛中翩翩起舞，有时蝴蝶也不甘落后，在花丛中飞来飞去。每年花谢的时候，成群落下的紫藤花飞舞

消失了的柴垛

□ 王孟查

情。割回来的草，趁晴好天气晒干，一点点积攒到一块，就成了干草垛。过了秋天，到树叶飘零的季节，大人小孩都会在黎明早起去搂树叶、拾柴火，找块空地堆成垛，既能当柴烧，又可以喂羊养兔，还可以填猪圈沤肥。由于人人动手拾柴火，以至于到了深冬季节，整个田地里被“搜刮”得干干净净，光秃秃几乎见不到一丝柴火渣。

那时候，农村做饭都是铁锅土灶，一顿也离不开柴火。但凡赶上过日子的人家，平时舍不得烧垛上的柴火，蒸馍用长的、熬粥烧短的、拉风箱烧碎的，生怕有一点浪费，把老百姓勤劳俭朴的生活习惯和智慧，充分体现在生活的细微中。秋收之后，生产队会把农作物秸秆分给每家每户。玉米秸、高粱秆、棉花柴、芝麻棵……顺着墙头一堆一码，形成一个又一个“垛”。那些高高低低、大大小小的、规规矩矩、整整齐齐的柴垛，如一幅时代久远的油画，组成一道独特的乡村景致，孕育、延续着古朴淳厚的民风民情。

冬季，是柴垛最丰腴的时候，也是庄稼人最休闲的时光。天刚微微发亮，大公鸡就从鸡窝里溜达出来，扇动翅膀跳上柴草垛，扯开喉咙一声高歌，顿时唤醒沉睡的村庄。听到雄鸡的呼唤，一群群麻雀从高粱秆、玉米秸中扑棱棱飞出来，从这个柴垛飞到那个柴垛，一会儿踩着电线丝，一会儿飞到树枝上，一会儿又落到地面，频频点头

觅食。柴垛旁卧着的大黄狗，睁开惺忪的睡眼悠然起身，两条前腿向前与地面形成 45 度角，很是惬意地伸个懒腰，到处“巡逻”去了。主妇们在吱扭声中拉开屋门，收一簸箕树叶当引火，再从垛上抻一抱柴火，烧锅做饭。男主人默不作声地给圈养的牛羊添些草料，接着打扫庭院，把柴垛周边的细碎柴草，置在一起，连同浮土倒进猪圈……

柴垛是看家狗避风御寒的安乐窝，是小雀儿们安营扎寨的“根据地”，是土鸡刨食闲卧的休养园，是老头老太晒太阳养的软靠垫，更是农家孩子的欢乐场。晚上月亮升起的时候，村里村外的柴垛，便成了孩子们“藏迷猴儿”（捉迷藏）的最佳场所。柴垛散发出的禾香，氤氲着静谧的村庄……

几十年过去，如今，随着全面进入小康社会，我的家乡和我所到过的其他地区广大农村一样，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老家的人们不再自家圈养家畜，做饭用上了清洁、方便的天然气，柴草失去了用场，那些点缀在村庄角角落落的柴垛，地头河边拾柴火的身影，逐渐成为过往的云烟，悄然消失于人们的视线里，成为记忆深处的影子。可作为曾从那个岁月走过的孩子，柴垛给予我生命的滋养，以及那些远去的村庄物象，却如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时常在我梦里回萦，成为记忆里的乡愁。

